



容齋三筆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間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  
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  
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  
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  
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願養閒暇之餘  
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銜盃引滿語田里所行故  
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  
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按是時逸



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  
屑以爲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予亦從會稽  
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駑蹇之視天  
驥本非倫擬而年齡之運踰七堦五八法當挂神  
虎之衣冠無暇於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寬  
閒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据几隨  
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  
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  
引因摭寫所懷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

以詔兒姪北墨爲四筆他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  
晦日序

容齋三筆目錄  
卷第一 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武成之書

管晏之言

漢志之誤

上元張燈

宰相參政員數

張士貴宋璟

邳彤屬商

象載瑜

共工氏

漢將軍在御史上

七夕用六日

朱崖遷客

韓歐文語





卷第二 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劉項成敗

絳侯萊公

平天冠

進士訛黜落

趙充國馬援

絳灌

秀才之名

國家府庫

占術致禍

無名殺臣下

介推寒食

後漢書載班固文

漢人希姓

題詠絕唱

魏收作史

卷第三 十九則

兔葵燕麥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李元亮詩啓

東坡和陶詩

陳季常

高唐神女賦

侍從轉官

姦鬼爲人禍

北狄俘虜之苦

元魏改功臣姓氏

孔戡鄭穆

文用謚字

其言明且清

曹子建七啓

監司徒巡檢

十二分野

薦士稱字著年

卷第四十五則

三豎子

從官事體

銀牌使者

舊官銜冗贅

宣告錯誤

禍福有命

公孫五樓

兄弟邪正

樞密稱呼

九朝國史

省錢百陌

吏胥侮洗文書

軍中抵名為官

真宗北征

宰相不次補

文臣換武使

卷第五十七則

舜事警叟

潛火字誤

王裒稔紹

緋紫假服

過稱官品

郎官員數

外制之難

孔子正名

永興天書

張詠傳

樞密名稱更易

仁宗立嗣

東坡慕樂天



縛雞行

北虜誅宗王

何韓同姓

卷第六 十五則

蕨其養人

張籍陳無已詩

東坡詩用老字

擇福莫若重

李衛公輞川圖跋

油污衣詩

州郡書院

賢士隱居者

杜詩誤字

杜詩命意

用人文字之失

白公夜聞歌者

謝朓志節

減損入官人

唐昭宗贈諫臣官

卷第七 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孫宣公諫封禪等

代宗崇尚釋氏

周武帝宣帝

冗濫除官

琵琶亭詩

韓蘇文章譬喻

宗室補官

赦恩為害

光武符堅

唐觀察使

節度使稱太尉

五代濫刑

太一推筭

趙丞相除拜

唐昭宗恤錄儒士

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疏文

忠宣公謝表

四六名對

吾家四六

唐賢啓狀

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赦放債負

馮道主簿

周玄豹相

銘鏃滄浪

司封失典故

老人該恩官封

學士中丞

漢高祖父母姓名

君臣事跡屏風

僧道科目

射佃逃田

周世宗好殺

孟字義訓

向巨原詩

葉晦叔詩

卷第十 十七則

詞學科目

唐夜試進士

納絀緝尺度

朱梁輕賦



坎離陰陽

河伯娶婦

鄂州興唐寺鍾

禁中文書

孔叢子

桃源行

辰巳之巳

前執政為尚書

六經用字

禰衡輕曹操

老子之言

小星詩

司封贈典之失

卷第十一 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漢文帝不用兵

帝王諱名

家諱中字

記張元事

宮室土木

歲月日風雷雄雌

東坡三詩

天文七政

符讀書城南

致政官上壽

五經字義相反

鎮星為福

東坡引用史傳

兩莫愁

何公橋詩

卷第十二 十六則

眇春秋娘三女

顏魯公祠堂詩

閔子不名

曾皙待子不慈

具圓復詩

人當知足

淵明孤松

饒州刺史

紫極觀鍾

兼中書令

作文字要點檢

侍從兩制

片言解禍

忠言嘉謨

免直學士院

大賢之後

卷第十三 十三則

鍾鼎銘識

犧尊象尊

再書博古圖

碌碌七字

占測天星

政和宮室

僧官試卿

大觀算學

十八鼎

四朝史志

宗室參選

元豐庫

五俗字

卷第十四 十七則

三教論衡

夫兄為公

政和文忌

瞬息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綠竹王芻

親除諫官

檢放災傷

檀弓注文

左傳有害理處

夫人宗女請受

蜀茶法

判府知府

歌扇舞衣

官會折閱

飛鄰望鄰

衙參之禮

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蔡京除吏

題宣聖廟詩

季文子魏獻子

尊崇聖字

媵字訓

周禮奇字

大禹之言

隨巢胡非子

別國方言

縱史

摠持寺唐勅牒

禁旅遷補

六言詩難工

杯水救車薪

詔一人之下

秦漢重縣令客

之字訓變

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勅令格式

紀年用先代名

多赦長惡

醫職濫冗

唐世辟寮佐有詞

蔡君謨書碑

佛骨陀字

歲後八日

神臂弓

顏魯公戲吟

中舍

奏讞疑獄

切脚語

高子允謂刺

楊涉父子

蘇渙詩

門焉闔焉

郡縣主壻官

樂府詩引喻



容齋三筆目錄

容齋三筆卷第一

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經之學各著一書發明其旨故有易規書傳詩序論中庸洪範傳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未嘗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者凶



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爲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爲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未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繫主之於五亦非也其論書曰予於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

論卦主得之

經水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四凶以堯庭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善其祥刑而先醜其老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爲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纔有流言而誅啓行拏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剗殄之刑而遷國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救幹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威不可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經遭秦火煨燼之後孔



謂傳寫不能  
無失則是

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  
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於杜林傳至唐彌不  
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  
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始如手授於洙  
泗閒不亦惑乎論堯典中星云於春分日而南  
方并鬼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  
宿百九度而於一夕閒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  
一時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見之中星也於夏  
至而東方角亢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

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於一夕閒畢見者哉此  
夏至一時之中星非常夜昏見者也秋分冬至  
之說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說所辯聖典非  
所敢知但驗之天文不以四時其同在天者常  
有十餘宿自昏至旦除太陽所舍外餘出者過  
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於一夕閒畢見哉蓋  
晁不識星故云爾其論詩序云作詩者不必有  
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且逸詩  
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觀序邪謂晉武公

不信詩序是也  
但所摘不必當也  
耳

盜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  
美文王有聲爲繼伐是文王以伐紂爲志武王  
以伐紂爲功庭燎河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刺於  
宣王則雲漢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  
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矜候  
人采綠之序駢蔓無益摻木日月之序爲自戾  
定之方中木瓜之序爲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  
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  
詩序爲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論是否亦

未敢輒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業日  
稱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不知已  
而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  
歟陳厲公弑佗代立而序墓門責佗無良師傅  
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渭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  
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蓋晉  
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經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  
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而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  
其稱兵于母家則不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



之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詵厲  
以申佗亦爲不可其論三傳謂杜預以左氏之  
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公羊家失之外雜而何休  
者又特負於公羊惟穀梁晚出監二氏之違畔  
而正之然或與之同惡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  
子夏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  
之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  
傳汲然不敢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之於  
羣經可謂自信篤而不詭隨者矣

可謂不知而作

### 邳彤酈商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  
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  
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  
公旣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  
其離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東坡曰  
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彤  
在雲臺諸將中不爲人之所標異至此論出識  
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沒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

將故與帝爲編戶民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  
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酈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  
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  
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  
嚮以攻關中亡可踰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  
喪然則是時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酈商笑談間  
廓廓無事其功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  
迨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商子寄詔之出游使  
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  
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  
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爲之一言此又  
不可曉者其後寄嗣父爲侯又以罪免惜哉

### 武成之書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服事者美其能於紂之  
世盡臣道也而史記周本紀云西伯蓋受命之  
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改法度制正朔追  
尊古公公季爲王是說之非自唐梁肅至于歐



予亦疑此言先生  
曰此史佳追記之  
辭

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著論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書云太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曰周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太王居邠猶爲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言誕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稱周王可乎則武成之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標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小者云

### 象載瑜

漢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曰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章云象輿輶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載昭庭師古曰象謂懸象也懸象祕事昭顯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爲兩說按樂章詞意正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爲西雍之麟此則不然蓋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白爲前篇朝隴首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

下篇贅出之也

管晏之言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

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氏既自爲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無錄而王故謂之霸曆志則云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周人譽其行序故易不載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潁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帝伐之本主水官因爲水行也然左傳舜子所敘黃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

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氏以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黃諸帝均受五行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爲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爲社前所紀謂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於怒觸不周之山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說尤爲誕罔洪氏出於此本曰共左傳所書晉左行共華魯共劉皆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而爲洪云堯典所稱共工方鳩僝功即舜所

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舜命垂爲之

漢志之誤

昔人謂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爲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顯顯者與尚書及春秋垂戾爲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爲商道旣衰高宗乘敝而起旣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

或者伏生差謬按執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爲宗乃是本書所言之豈不可爲明證而翻以伏生爲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爲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宮出劉向以爲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旣書之又誤以爲僖顏無所辨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



焉此自是隱爲公子時事耳左傳記之甚明宣  
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董仲舒以爲成  
公時其他如言楚莊始稱王晉滅江之類顏雖  
隨事敷演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詆其疵也  
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王子叔  
繡所封顏引左傳卻雍曹滕文之昭也爲證亦  
云未詳其義真定之肥累雷川之劇泰山之肥  
城皆以爲肥子國而遼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  
燕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云魏公子元食邑於

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  
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  
志五引滹池河皆注云滹音呼池音徒河反又  
五伯迭興注云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  
楚莊也而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  
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成  
疆於五伯注云謂昆吾大彭豷韋齊威晉文也  
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漢將軍在御史大夫上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  
銀印青綬前後左右將軍亦位上卿而金印紫  
綬故霍光傳所載羣臣連名奏曰丞相敞大將  
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度遼將軍明友前將軍增  
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誼且云羣臣以次上殿  
然則凡雜將軍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後左  
右也。

### 上元張燈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

上二句史記有  
之下二句則徐  
堅初學子記之  
諫語御覽并  
引之尤晴之身

今止三夜

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  
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  
曰正月十五日夜勅金吾弛禁前後各一日以  
看燈本朝京師增為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  
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十二  
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  
八夜予按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  
區寓又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  
俗云因錢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

州府張燈至  
止殆仍此俗  
耶



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  
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  
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  
爲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無此說  
必出於五代耳

宰相參政員數

太祖登極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宰相

甫三月而即除三  
參政以其權  
大祖之防備大  
臣也亟矣

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  
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爲  
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義倫爲相盧  
多遜參政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  
而無一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爲率至和二年  
文彥博爲昭文相劉沆爲史館相富弼爲集賢  
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三年呂端以右僕射  
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  
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

有也

朱彥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彥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  
衙推牒詞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  
佐理勿憚廢賢當時傳以為笑然猶未至於挫  
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彥州知州乃牙拔為子求  
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為  
昏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即  
朱彥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

詢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  
不必十韻詩為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  
黎首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  
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絝西廡下首指而語  
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為何如邦  
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  
既蒙垂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為何事  
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  
為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



安撫司。次至廣西經畧司。候其不行。然後訟于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苗悟遽釋之。今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詰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為上客。邦衡以隆興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古今一轍也。

張士貴宋璟

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

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證諫曰。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况以杖輕。下吏手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姚崇為宰相。弗能止。盧懷謹亦為相。疾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錄。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韓歐文語

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  
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  
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  
釀泉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  
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  
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肴前陳之  
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盡悉歐公之來歷復辨韓  
歐之句法有識如此可以讀

古矣

### 容齋三筆卷第一

### 容齋三筆卷第二

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  
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康衡為  
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  
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梁丘賀望之奏衡經學  
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道衡歸  
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為治獨不可  
求真儒而用之手且是古非今之說秦始皇李



斯所禁也何爲而効之邪既不用儒生而專委中書宦官宏恭石顯因以擅政事卒爲後世之禍人主心術可不戒哉

### 國家府庫

眞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紬一百九十萬匹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黃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

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爲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緡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術爲可慮耳黃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 劉項成敗

漢高帝項羽起兵之始相與北面共事懷王及入關破秦子嬰出降諸將或言誅秦王高帝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至羽則不然既殺子嬰屠咸陽使

人致命於懷王王使如初約先入關者王其地  
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  
何以得顓主約今定天下皆將相諸君與籍力  
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於是陽尊王  
爲義帝卒至殺之觀此二事高帝旣成功猶敬  
佩王之戒羽背主約其末至於如此成敗之端  
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高帝微時嘗繇咸陽縱觀  
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至羽觀  
始皇則曰彼可取而代也雖史家所載容有文

飾然其大旨固可見云

占術致禍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知  
之信之而翻取殺身亡族之害者漢昭帝時昌  
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蟲食葉曰公孫病已  
立畦孟上書言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勸帝索  
賢人而禮位孟坐袂言誅而其應乃在孝宣正  
名病已哀帝時夏賀良以爲漢歷中衰當更受  
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賀良坐不道誅

妄信天文圖讖好言

國家休咎必取殺身

之禍古多覆轍而爲

烟戒



及王莽篡竊自謂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熙先以天文圖讖知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當出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熙先既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因背漢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反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爲侍人錡敗没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

宣宗五代李守正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爲周世宗后

### 絳侯萊公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

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遜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繫廷尉之禍幾於不免寇萊公決澶淵之策真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爲其有社稷功邪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不以爲恥而謂

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對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此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稍衰旋即罷相終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盍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訖致二人於罪斥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無名殺臣下

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古者置人於死地必



求其所以死然固有無罪殺之而必爲之名者  
張湯爲漢武造白鹿皮幣大農顏異以爲本末  
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異與客語初  
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唇湯奏當異九卿  
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  
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後爲人所譖罰爲徒隸使  
人視之詞色不撓操令曰琰雖見刑而對賓客  
虬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隋煬帝殺高熲  
之後議新令又不決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

臣子皆效若名極其  
畏慎自取禍之遠也

熲不死令決當文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  
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  
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  
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冤哉此三  
臣之死也

###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執事者皆服之特  
以梁紩及旒之多少爲別俗呼爲平天冠蓋指  
言至尊乃得用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鞠淳澤

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嘗入戲塲觀優歸塗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按後漢輿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 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及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

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縣上者西河介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雖與在傳稍異而大略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



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  
原上黨西河鴈門皆洹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  
亦爲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按後漢周舉傳云太  
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  
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  
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帛書  
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  
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  
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

也

### 進士訴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潛州進士楊世  
質等訴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  
立看詳立以爲世質等所試不至糾繆已牒滑  
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  
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等仍未  
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詞理低  
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是

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破黜而來誣其枉者至於省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之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謂盡善矣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觀謝夷吾傳云第五倫爲司徒使固作奏薦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語其他比喻引稷契

咎繇傳說伊呂周召管晏此爲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過而夷吾乃在方術傳中所學者風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趙克國馬援

前漢光武羌犯塞趙克國平之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西邊遂定成帝命揚雄頌其圖畫至比周之方虎後漢光武時西羌入居塞內來獻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



討之羌來和親於是隴右清靜而自永平以後  
訖于靈帝十世之間羌患未嘗少息故范曄著  
論以爲二漢御戎之方爲失其本先零侵境趙  
克國遷之內地當前作過馬艾淵從之三輔貪  
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  
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援從當前於  
三輔不見其事西羌傳云援破降先零從置天  
水隴西扶風三郡事紀具援傳然援本傳蓋無  
其語唯段紀明與張英爭討東羌奏疏正謂趙

馬之失至今爲梗克國文淵爲漢名臣段敗之  
如此故曄據而用之豈其然乎

漢人希姓

兩漢書所載人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漫  
紀于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複姓如公上下不害  
合傳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單父右軍陽城延  
息夫躬潯水發根吾丘壽王落下閔梁丘賀五  
虛克宗公戶滿意堂谿惠中章昌吾星賜闕門  
慶忌安國少季馬適建都尉朝母將隆紅陽長

仲烏氏羸周陽由勝屠公毋鹽氏歐侯氏士孫  
喜索盧恢屠門少瓜田儀工師喜駁焉少伯公  
乘歛鮭陽鴻弓里游公沙穆胡毋班周坐豐反  
通期公緒恭公族進階水丘岑叔先雄單姓如  
繒賀壽達靈常賁赫其石旅卿祕彭祖章朱穆  
樂冷豐宣都液中翁蒯徹直不疑閔孺使樂成  
括育制氏猗頓義縱雋不疑疏廣云敞救乘終  
軍鹵公孺食子公駟臂棚宗衡胡乘宏簡卿快  
欽所忠假倉賚子無定惲涂惲射姓后倉姓偉如

斯臂恐是雙姓

氏苴氏百政免公髮福質氏濁賢稽發萬章  
氏佗羽繡君賓溥中叔栩丹帛敵遲昭平汝臣  
駒幾稱忠遠普壹宗沐茂匿氏勞丙抗徐關宣  
沮儁卑整編訐言誦彗穆夜龍弓林行巡殺諷  
角閔芳丹堅鐔錫光倬偉重異力子都雜汜詩  
索繇延夷長公防廣鐔顯移良緜王蕃謂渠穆  
臨孝存脂習笮融茨克處興興渠具爰諒輔騰  
是卿仲遼謁煥矯真是華注丹橋衡

絳灌



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讒平顏師古注云舊說云絳灌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爲勃嬰按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讒平則其爲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爲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辨之矣史漢外戚竇皇后傳實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爲滕令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

書爲滕灌賈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春秋一書今不復見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耳張耳歸漢卽立爲趙王子敖廢爲侯敖子偃嘗爲魯王文帝封爲南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告韓信及史記表云

樂說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爲謝八其誤可見  
題詠絕唱

錢伸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  
先人已有卜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  
壠在其上名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  
鑿地漏泉或以爲與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  
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汪彥章孫仲益旣各  
極其妙而毋舅蔡載天任四絕獨擅塲遂初亭  
曰結廬傍村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

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何時英英冠山椒西  
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  
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恐汙世間塵通惠亭  
曰水行天地間萬派同一指胡爲穿石來要洗  
巢由耳四篇旣出諸公皆自以爲弗及也吳傳  
朋遊絲書賦詩者以百數注彥章五言數十句  
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劉子翬彥冲古風  
一篇蓋爲絕唱其辭云圓清無暇二三月時見  
游絲轉空閣誰人寫此一畝奇著紙春風吹不



脫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臞。神蹤攻  
喜縈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  
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道可挂  
千鈞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軸之遠寄悠然堂。謝  
公遺鬢凜若活。衛后落鬢搖人光。翻思長安夜  
飛蓋。醉哦聲落南山外。亂離契闊四十秋。筆意  
與人俱老大。政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風流今絕  
倫。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此章尤  
爲馳騁痛快。且卒章含譏諷。正中傳朋之癖子

### 秀才之名

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愛之。至今五十年尚能  
記憶。懼其益久而不傳。故紀於此。

###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爲貢舉科目之最。而  
今人恬於習玩。每聞以此稱之。輒指爲輕已。因  
閱北史杜正玄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五年舉  
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  
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爲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  
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

才曹司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使擬相  
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  
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  
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  
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蓋其重如此又正玄弟  
正臧次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  
論尚書湯誓直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亦應  
時並就文無點宮風然則可謂難矣唐書杜正倫  
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

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飾以  
美言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  
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故衆  
口喧然稱爲穢史諸家子孫前後投訴云遺其  
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至於  
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致死者其書今存視  
南北八史中最爲冗謬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



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  
悅子子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爲七代祖而世  
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  
與夫事業可知矣

休文史學班奉之亞而自序世系之不  
免舛誤

### 容齋三筆卷第二

#### 容齋三筆卷第三十九則

##### 兔葵燕麥

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  
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邵傳載邵  
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  
爾雅曰菑兔葵籥雀麥郭璞注曰頗似葵而葉  
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有毛廣志曰菑葵燠之  
可食古歌曰田中菑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

嘗可獲皆見於太平御覽上林賦歲析苞荔張  
揖注曰析似燕麥音斯葉庭珪海錄碎事云兔  
葵苗如龍芮花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  
但未詳出於何書

北狄俘虜之苦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貴賤蓋  
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  
子王孫官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  
每人一月支糶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

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  
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  
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  
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  
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圍坐地上以  
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  
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  
死視如草芥先公在英州爲攝守蔡寯言之蔡  
書於甲戌日記後其子大器錄以相示此松漢



記聞所遺也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漢薛宣爲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顏師古注云以此職追贈也後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其父渤海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贈吏民官職不以爲過後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詩啓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材尚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大學蔡絛疑爲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即起用纔一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日到官即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旣知其來使命駕先造所館元

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顯爲門下之故方脩  
贄見之禮須明旦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卑躬  
下賤如此前贄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  
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啓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  
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  
事蔡摘讀嗟激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  
書延譽於諸公間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  
詩如人間知晝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  
雨臘寒纔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自代遷洛欲大革胡俗旣自改拓跋爲  
元氏而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以姓或重複皆  
改之於是拔拔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  
旃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  
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  
樓氏勿忸于氏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其用夏  
變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孫恭帝翻以中原故  
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爲徒河氏趙肅趙貴爲乙



弗氏劉亮爲侯莫陳氏楊忠爲普六茹氏王雄  
爲可頻氏李虎閻慶爲大野氏辛威爲普毛氏  
田宏爲紇干氏耿豪爲和稽氏王勇爲庫汗氏  
楊紹爲叱利氏侯植爲侯伏侯氏竇熾爲紇豆  
陵氏李穆爲擄拔氏陸通爲步六孤氏楊纂爲  
莫胡盧氏寇雋爲若口引氏段永爲爾綿氏韓  
褒爲侯呂陵氏裴文舉爲賀蘭氏王軌爲烏丸  
氏陳忻爲尉遲氏樊深爲葛紘于氏一何其不  
循乃祖彝憲也是時蓋宇文泰額國此事皆出  
共手遂復國姓爲拓跋而九十九姓改爲單者  
皆復其舊秦方以時俗文敝命蘇綽倣周書作  
大誥文悉改官名復周六卿之制顧乃如是殆  
不可曉也

###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臯一  
篇乃江文通雜體二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  
田居甚與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農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

驚散一杯酒殆  
不免于超韻

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此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盃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剥啄聲驚散一盃酒倒裳起謝客

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輒者哉

孔戣鄭穆

唐孔戣在穆宗時爲尚書左丞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致仕吏部侍郎韓愈奏疏曰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遇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正月戣薨國朝鄭穆在元祐中以寶文



閣待制兼國子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  
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彊古者大夫  
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  
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母輕聽其去亦不報然  
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絕相類

### 陳季常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  
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  
妻柳氏絕克姑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

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  
手心茫然心河東師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  
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妻小字甘史魯  
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  
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  
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  
云承論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旣不妨游觀  
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  
人亦能哀憐老太一任放不解事邪則柳氏之

妬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文用謚字

謚號也故曰易名當如李善說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為易名然則謚之為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謚為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今謚為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蕭賦曰幸得謚為淵蕭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為蕭蕭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為謚其語可謂

奇集

高唐神女賦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為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廟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



元稹作夢遊  
春蓋出于此

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始近  
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  
麗至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情嫵兮性沉詳而不  
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寒余情而  
請御舍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  
我手相難願薄怒以自持兮曾不百手犯于歡  
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  
臾神安稱遽闔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  
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王之

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  
則非是頰音正零反斂容怒色也柳子厚諫龍  
說有奇女頰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其言明且清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  
家以寧都邑以戒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  
爲正卒勞百姓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  
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經典釋文云從第  
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或皆逸

騫按茂先詩云  
道長苦志短青  
重困才輕周任  
有遺規其言明  
且清自乘為  
我戒夕惕坐自  
驚李善注論  
語曰周任有言曰  
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蓋詩意本  
自謂力小固大恐  
違周任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之戒李  
善之注上甚明乃  
文敏誤認其言  
明且清為周任

所作之詩而義  
門反取之甚堪  
失矣

詩也予按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曰周任有遺規  
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  
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  
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所據意當時或有此  
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  
曉

### 侍從轉官

元豐末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祿自諫議大  
夫轉給事中學士轉中書舍人一歷三侍郎學士轉左曹禮戶吏部餘

人轉右曹左右丞吏侍轉左然後轉六尚書各  
為一官尚書贈僕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許轉今  
之特進是也故侍從也於吏書由諫議至此凡  
十一轉其庶僚及於卿列者則自光祿卿轉祕  
書監繼歷太子賓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不帶  
待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給諫耳元豐改諫議  
為太中大夫給舍為通議六侍郎同為正議左  
右丞為光祿兵戶刑禮工書同為銀書吏書金  
紫但六轉視舊法損其五元祐中以為太簡增



正議光祿銀青爲左右然亦纔九資大觀二年  
置通奉以易右在議正奉以易右光祿宣奉以  
易左光祿以右銀青爲光祿而至銀青者去其  
左字今皆仍之比倣舊制今之通奉乃工禮侍  
郎正議乃刑戶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  
光祿乃六尚書也凡侍從序遷至金紫無止法  
達炎以前多有之紹興以來階官到此絕少唯  
梁揚祖葛勝仲致仕得之近歲有司不能探賸  
典故予以宣奉當磨勘又該覃霽顏師魯在天

官徑給回授一據而不明言其所由此程叔達  
由宣奉納祿不遷官而於待制閣名陞二等程  
大昌亦然以龍圖直學士徑升本學士尤非也  
予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大中及以集英修撰出  
外吏部不復爲理年勞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  
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中無復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啓

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  
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

無限起伏

驚弓滿勁箭如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  
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魚離披馬前墮此韓  
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以爲絕妙予  
讀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密地逼  
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七啓又云各穢我  
身位累我躬與佛氏八大人覺經所書心是無  
源形爲罪數皆自修己正心之要語也

姦鬼爲人禍

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西緩爲之未至

公夢疾爲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  
其一曰在膏之下膏之上若我何醫至曰疾不  
可爲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馳召名醫  
許智藏俊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  
智藏將至其人當必相苦奈何明夜復夢曰吾  
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診後脉  
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二姦鬼之害人如出一  
轍近世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前者云到  
也未後者應云到也以手中物擊一小遂覺



後心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餌之痛止而愈  
此事亦與上二者相似

### 監司待巡檢

今監司巡歷郡邑巡檢尉必迎於本界首公堂  
危之使者從車內道謁吏謝之即揖而退未嘗  
以客禮延之也至有僭橫之人責橋道不整驅  
之車前使徒步與卒伍齒者予記張文定公所  
著縉紳舊聞中一事云余為江西轉運使往虔  
州巡檢殿直成忠保義康懷琪乘舟於三十里相

此亦前筆長  
厚之過若得  
暴疾視之可矣

接又欲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及至縣驛驛正  
廳東西各有一房子居其左康處於右日晚命  
之同食起行數百步逼暮而退夜聞康暴得疾  
余亟趨至康所康已具舟將歸虔須臾數人扶  
翼而下余策杖隨之觀此則是使者與巡檢同  
驛而處同席而食至於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  
之見也

### 十二分野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為義多不然前

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兖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定

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公孫五樓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後悉以國事付公孫五樓燕業爲衰晉劉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岷之險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不能自歸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謂我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超聞有晉師引羣



臣會議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  
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各命守宰依險自固焚蕩  
資儲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可以  
坐制若縱使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不聽  
裕過大峴燕兵不出喜形于色遂一舉滅燕觀  
五樓之計正裕之所憚也超平生信用五樓獨  
於此不然蓋天意也五樓亦可謂智士足與李  
左車比肩後世姦妄擅國以誤大事者多矣無  
所謂五樓之智也

薦士稱字著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  
其年又稱其字如漢孔融薦禰衡表云處士平  
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齊任昉爲蕭揚州作  
薦士表云祕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  
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是也  
唐以來乃無此式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

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第  
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善類而  
弟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二筆卷第三

容齋二筆卷第四

十五則

三豎子

趙爲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定  
從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與師以與楚戰舉鄢  
郢燒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時起  
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信及漢祖  
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唯陳  
平以爲兵不如楚精諸將用兵不能及信英布  
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發兵擊之阮豎子



耳夫白起信布之爲人材能不可掄以此三人爲豎子是天下無復有壯士也毛遂之言祇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爲懦夫至如高帝諸將不過周勃樊噲之儔韓信因執而歸棲棲然處長安爲列侯蓋一匹夫也而噲喜其過已趨拜送迎言稱臣況於據有全楚萬乘之地事力強弱安可同日而語英布固嘗言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豎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殆與張儀詆蘇

秦爲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顧深知其非也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乃韓信謂魏將栢直爲豎子則誠然栢直庸庸無所知名漢王亦稱其口尚乳臭真一豎子也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歎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爲籍譏漢祖雖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樞密稱呼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內諸司

之責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  
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  
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  
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  
使李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  
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  
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  
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為知  
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

書權朝美云予為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為長  
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  
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  
不雅古莫此為甚

### 從官事體

後唐郭崇韜安重誨皆為此官其始則宋  
溫懲唐末宦官之禍改樞密院為崇重  
院首以敬翔為使而李而李振繼之也石晉  
時又嘗廢漢復以楊邠郭威為副使

國朝優待侍從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然  
有處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發諸司公  
狀不繫銜與安撫監司序官往還用大狀不書  
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廳之類皆雜著於今



式其明載國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  
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  
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  
承前例須申報雖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  
有等差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以上  
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簽案檢令通判  
以下具銜供申張詠以禮部尚書知昇州上言  
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以  
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

本行曹局止簽案檢從之紹興中范同以前執  
政知太平州官係中大夫不帶職申諸司狀繫  
銜提刑張絢封還之范竟不改次年轉太中再  
任始去之劉焯爲江西運判移牒屬郡知通云  
請聯銜具報蓮時以太中守贛以於式不可乃  
作公劄同通判簽書劉邦翰曾任權侍郎以朝  
議大夫集英修撰知饒州趙焯以承議郎提點  
刑獄欲居其上劉不投趙又畏人議已於是遇  
朝拜國忌日先後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從權

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饒州自處如庶官林  
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職除直寶文  
閣知贛州全銜猶帶權知兼勸農使事借紫而盡  
用從官禮數黃渙爲通判入都廳爲之不平鄭  
汝諧除權侍郎爲東省所繳不得供職而以祕  
撰知池州公狀至提刑司不繫銜爲鄧駟牒問  
唐瑑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皆暫兼權  
戶侍及出知湖饒二州悉用朱衣雙引此數君  
皆失於討問典章非故爲尊大也陳居仁以大

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在法學士乃雙  
引人以爲得體。蓮頃守贛建官職與居仁等而  
誤用兩朱殊以自轉又如監司見前執政雖本  
路並客位下馬伯氏以故相帶觀文學士帥越  
提舉宋藻穿戟門訶殿云浙東監司如何不得  
穿紹興府門將至廳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  
亟金掖以還

### 九朝國史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



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復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之所共準裁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爲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及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爲一書皇即以此見

屬嘗奏云臣所爲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綴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旣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承思撥宮之役繼歸即去國尤表以高宗皇

帝實錄爲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  
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 銀牌使者

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  
爲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爲契丹時如此牌上  
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  
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  
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  
雄矯乘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

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  
非起於虜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  
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 省錢百陌

用錢爲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  
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  
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  
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  
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唐

今京師以三十三爲  
百謂之小錢



之盛際純用足錢夫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爲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爲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降中都及軍兵俸料外自餘州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者每百爲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舊官銜冗贅

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失之冗贅予固已數書之此得皇祐中李端愿所書雪竇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余某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校官持節憲銜

勳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  
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唐天復年越王錢鏐  
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爲冗也

### 吏胥侮洗文書

郡縣胥史措易簿案鄉司尤甚民已輸租稅朱  
批於戶下矣有所求不遂復洗去之邑官不能  
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鈔爲證則追逮橫費爲  
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臺省亦然予除翰林日  
所被告命後擬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

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告院據以爲式  
其制當爾而告身全銜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  
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照鄰尚書曰如此則學  
士繫銜在官下於故事有戾今欲書謝表當如  
何蕭悚然旋遣部主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  
告以去明日持來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  
一充字於行內微覺疎其外印文濃淡了無異  
其妙至此

### 宣告錯誤



士大夫告命間有錯誤如文官則猶能自言書  
鋪亦不敢大有邀索獨右列爲可憐而軍伍中  
出身者尤甚予檢詳密院諸房日有涇原副都  
軍頭乞換授而所持宣內添注副字爲房吏所  
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事見付予視所  
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使訴者爲姦當  
妄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自降爲副其爲寫  
宣房之失無可疑也樞以爲然乃爲改正武翼  
郎李青當磨勘尚左驗其文書其始爲大李青

吏以爲罔冒青無詞以答周茂振權尚書閱其  
告命十餘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誤去  
大字故後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遷秩且  
給公據付之兩人者幾困於吏手幸而獲直用  
是以知枉鬱不伸者多矣

軍中抵名爲官

紹興以來兵革務煩軍中將拔除官者大帥盡  
藏其告命只語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沒者亦  
不關申省部除籍或徑以付他人至或從白身

便為郎大夫者楊和王為殿帥龍一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許超只是按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為武顯大夫既已離軍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職位超詣院訴而不能為之詞予檢詳兵房為言曰一時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性命須要超承當今但當剋除不應得九官而理還其餘資庶合人情於理

為順兩樞密甚然予說即奏行之

禍福有命

秦氏顯國得志益厲刑辟以箝制士大夫夫一言語之過差一文詞之可議必起大獄竄之嶺海於是惡子之無俾者恃告訐以進趙超然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責汀州吳仲寶以夏二子傳流容州張淵道以張和公生日詩幾責柳而幸脫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訪何大幸忽問君識天星乎答曰未之學曰豈不能認南方中夏



所見列宿乎曰此却粗識一二大主曰君今夕  
試仰觀熒惑何在是時正見於南斗之西後月  
餘再相見時連旬多陰所謂火曜已至斗魁之  
東矣大主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聞其  
語固已竦然明日來相訪曰吾曹元不洞曉天  
文昨晚葉子廉見顧言及於此感頗云是名魏  
星無人能識非熒惑也予曰十二國星又在牛  
女之下經星不動安得轉移主曰乾象欲示變  
何所不可子廉云後漢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

蓋秦正封魏國公主意比之曹操予大駭不復  
敢酬應他日與謝景思葉晦叔言之且日使邁

爲小人告許之舉有所不能萬一此段彰露爲

之柰何謝葉曰可以言命矣與是人相識便是

不幸不如靜以待之時歲在己巳又六年秦亡

真宗北征

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景  
德元年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然前五歲當

術士不可相滅與之相滅  
便是不幸謝葉未成之見  
後生所當書紳

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自將禦之至澶  
州大名府聞范廷召破虜於莫州北乃還京時  
張文定公李文靖公爲相不知何人贊此決而  
後來不傳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醜毒而有所  
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 宰相不次補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時無他相中書有  
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不次補寇準爲三司使  
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剛難獨任乃先以翰林侍

讀學士畢士安爲參政纔一月並命士安準爲  
相而士安居上旦欽若各遷官而已準在太宗  
朝已兩爲執政今士安乃由侍從超用惟辟作  
福圖任大臣蓋不應循循歷階而升也

### 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  
中起草付吏速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  
職爲難其以敏捷稱者如韋承慶下筆輒成未  
嘗起草陸扆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顏蕘草制數



十無妨談笑。鄭畋動無滯思。同僚閣筆。劉敞臨  
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遲鈍窘  
擾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扣墜閉戶精  
思。編討羣籍。與夫蠲憲舍人。紫微失却張君房  
之類。蓋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  
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  
制詞也。頊時爲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自南  
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劄授之。  
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段拂居官時。纔還家。

唐宗廷日遺漏俱用

制詞雖似繁文然明

代筆之透向閣寺象筆

之矣

即掩關謝客。畏其趣詞命也。先公使虜歸。除徽  
猷閣直學士。時劉才邵當制日。於漏舍囑之。至  
先公出知饒州。幾將一月。猶未受告。其他倩諉  
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選者。不覺其難  
殊與昔異。

### 文臣換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換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自  
樞密副使罷守工部侍郎。後除帥并州。乃換鄧  
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書侍郎。李士衡以三司

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觀察慶曆初以陝西四帥方禦夏羌欲優其俸賜故韓琦范仲淹王沿龐籍皆以樞密龍圖直學士換爲康車自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士楊傑以敷文學士使爲節度近者趙師夔吳玕以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月間遇恩即建節鉞師揆師垂以祕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越彝憲誠異恩也

容齋三筆卷第四

容齋三筆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警叟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以來同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問以爲然也孟子旣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堯爲天子象一民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妻是爲公朝無復有



紀綱法制矣六藝折中於夫子四岳之薦舜固  
曰瞽子父頑毋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姦然則堯試舜之時頑傲者既已格又矣舜履  
位之後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  
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  
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既言允若豈得復有殺之  
之意乎司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語烝烝之對  
而不及益贊禹之辭故詳敘之以示子姪輩若  
司馬遷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蓋相承而不察  
耳至於桃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  
請然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  
再三爲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惑

### 孔子正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  
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  
以爲野蓋是時夫子在衛當輒爲君之際留連  
最久以其相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  
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還謂其無罪而

殺士也里各勝毋曾子不入邑稱朝樂墨子回  
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聖人而  
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  
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爲政  
當非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  
理而趣反其真所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  
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爲是故不忍亟  
去以須之既不吾用於是慨然反魯則輒之冥  
頑悖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

味聖言執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潛火字誤

今人所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其義  
爲防然以書傳考之乃當爲燿左傳襄二十六  
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燿昭二十三年子瑕卒楚  
師燿杜預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燿釋文  
音子潛反火滅也禮部韻將廉反皆讀如殲音  
則知當曰燿火

永興天書



大中祥符天書之事起於佞臣固無足言而寇萊公在永興軍信朱能之詐亦爲此舉以得召入再登相位馴致雷州之禍鳳德之衰實爲可惜而天禧實錄所載云周懷政與妖人朱能輩僞造靈命其圖思寵且日進藥餌宰相王欽若屢言其妄復密陳規諫懷政懼得罪因共誣譖言捕獲道士譙文易蓄禁書有神術欽若素識之故罷相也朱能之事欽若欲以沮寇公之入謂其陳規諫當大不然儻非出於寇則欽若已

攘臂其間矣實錄其蓋欽若提舉日所進是以溢美豈能弭後人公議哉

王哀嵇紹

舜之罪也死鯀其舉也與禹鯀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哀嵇紹其父死於非命哀之父儀猶以爲司馬昭安東司馬之故因語言受害哀爲之終身不西向而生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譖之於昭昭方謀篡魏陰忌之以故

而及誅紹乃仕於晉武之世至爲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哀遠矣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盡不足道也

張詠傳

張忠定公詠爲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爲超卓然實錄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爲戶部後馬知節自益徙延難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有勞爲政明肅遠民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國史本傳略

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詆其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鼎輩五人同傳殊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勲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帖有公與潭牧書一紙王荆公跋其後云忠定公歿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若公者少歟文潞公云予嘗守蜀觀忠定之像遺愛在民欽服已甚黃誥云公風烈如此而不至於宰相



然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公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公雖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觀四人之言。史氏發潛德之幽光。爲有負矣。

### 緋紫假服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叢自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上賜之紫叢。旣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然則唐制借服色。得於君前服之。國朝之制。到闕則不許。乾道二年。予

以起居舍人侍立。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旣退。一閣門吏踵其後。囁喞而後。兩自憲辭歸。平江乃緋袍。予疑焉。以問知閤曾覲。曰。聞臨安守與本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紫。今緋何也。覲曰。監司惟置局在輦下。則許服。漕臣是也。若外郡。則否。前日姚誤紫。而謁吏不告已申其罰。且備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以入姚蓋失於審也。然考功格。令旣不頒於外。亦自難曉。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東提舉。常平告

身不借予聞嘗借者當如舊與卽官薛良朋言  
之於是給公據改借後於江西見轉運判官張  
堅衣緋張嘗知泉州紫袍矣予舉前說張欣然  
卽以申考功已而部符下不許扣其故曰唯知  
州借紫而就除本路雖運判提舉皆得如初若  
他路則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該說也若曾因知  
州府借紫而後知軍州其服亦借不以本路他  
路也近吳鎰以知郴州除提舉湖南茶鹽遂仍  
借紫正用前比云

### 樞密名稱更易

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爲使則其貳爲副使其長  
爲知院則其貳爲同知院如柴禹錫知院向敏  
中同知及曹彬爲使則敏中改副使王繼英知  
院王旦同知繼馮拯陳堯叟亦同知及繼英爲  
使拯堯叟乃改簽書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欽  
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及王陳爲使知節  
遷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止周起同知惟  
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已爲使而陳升之過關



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樞府遂除知院知院與使並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彥博耳紹興以來唯韓世忠張俊爲使岳飛爲副使此後除使固多而其貳只爲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視宰相而乾道職制雜廢令副使反在同知院之下尤爲未然

### 過稱官品

士大夫僭妄相尊自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官學士武官大夫之謬今又不然天聖職制內外

文武官不得容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察雖檢校官未至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司徒許稱司徒幕職官等稱本官錄事參軍稱都曹縣令稱長官判司簿尉許稱評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時本等檢校所帶之官也自後法令不復有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 仁宗立嗣

東坡作范蜀公墓誌云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

當採入續通鑑

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上疏乞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以系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韓維上言謂其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乃繼有論奏司馬溫公行狀云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按至和三年九月改爲嘉祐元年歲在丁酉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張述者以繼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以嫌疑而不決非孝也羣臣以諱避而不言非忠也願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至和二年丙申復言之前後凡七疏最後語尤激切蓋述所論乃在兩公之前而當時及後來莫有知之者爲可惜也

郎官員數

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讀至高書郎纔有正



員四人其他權攝者亦只六七人耳因記紹興二十九年予爲吏禮部時同舍郎二十人皆正官今旣限以曾歷監司郡守故任館職及寺監丞者不可進步其自外召用者資級已高曾不數月必序遷卿少以是居之者益少政和末郎員冗溢至於五十有五侍御史張璞上殿徽宗論使論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品甚下趨操卑污有如汪師心者性資茸闇柔佞取容有如黃願汪希旦者淺淳躁妄爲昏聩所

輕有如李莊者輕佻喧囂漫不省職有如李揚者麤冗不才褊忿輕發有如成禔者人才碌碌初無可取有如張高者志氣衰落難與任事有如常瓌者大言無當誕詭不情有如梁子誨者資望太輕士論不厭有如葉椿唐作求吳直夫章芹李與權王良欽強休甫者乞行罷斥從之考一時標榜未必盡當然十六人者後皆不顯視今日員數多寡不侔如是秦檜居相位久不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司獨刑部有

孫敏脩一員餘皆兼攝吏部七司至全付主管  
告院張云兵工八司併於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 東坡慕樂天

蘇公喜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  
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  
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  
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  
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  
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

忠州已曰里移  
且自司馬遷  
刺史矣安得  
與黃州相似  
正是起知登  
州時耳

為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  
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  
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者贈善相程傑云我  
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  
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嬾八侍適英云定似香  
山老居士世錄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  
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  
拜中書舍人某難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  
文登召為儀曹是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



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  
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  
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  
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 縛雞行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  
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  
虫雞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蟲得失  
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

論至結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跋及也予友李德  
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云東船  
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若遲  
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  
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  
是時德遠誦至三過頗自喜予曰語意絕工幾  
於得奪胎法只恐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  
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爲知言銳欲易之終不  
能滿意也

油污衣詩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  
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  
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  
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  
爭似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  
尚歷歷不忘漫志于此

北虜誅宗王

紹興庚申虜主亶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詔

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  
古不爲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逢<sub>韓</sub>重之毒皇伯  
太師宋國王宗<sub>嚴</sub>謂爲先帝之二元子常書無君  
之禍心皇叔太傅亮國王宗<sub>僞</sub>虞王宗<sub>英</sub>滕王  
宗<sub>偉</sub>等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欲申三  
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sub>韓</sub>凶恣<sub>韓</sub>殄已各伏辜并  
除屬籍訖紹熙癸丑今虜王誅其叔鄭王詔曰  
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  
王允蹈屬處諸父任當重<sub>韓</sub>潛引凶徒共爲及



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於他母之諸王冀幸國  
宐窺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主長樂牽同產之愛  
駢馬都尉唐括蒲刺觀狃連姻之私預聞其謀  
相濟以惡欲寬燕邸之戮姑致郭鄰之囚詢諸  
羣言用示大戒允蹈及其妻下玉與男按春阿  
辛并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為輟  
朝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  
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館于中山正其誅戮  
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拈骸塞井為之終夕

不安寢云

中州集載黨在傑所州詔與此不同蓋又  
先臨誅後播告中外之詞也

### 州郡書院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褒信  
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嘗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有  
國時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  
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為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  
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大中  
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丘戚同文舊居  
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

今學宮徒有其名若  
書院等名師訓迪羣  
聚肄業實可作育  
人材不可以一邦兩學  
議之也

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  
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爲府  
助教宋興天下州府有學自此始其後潭州又  
有嶽麓書院及慶曆中詔諸路州郡皆立學設  
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爲一今嶽麓白  
鹿復營之各自養士其所廩給禮貌乃過於郡  
庠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爲一邦而兩學矣太學  
辟雍並置尚且不可是於義爲不然也

### 何韓同姓

韓文公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嘗疑其  
說無所從出後讀史記周本紀應劭曰氏姓注  
云以何姓爲韓後鄧名世姓氏書辯證云何氏  
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爲韓氏韓王建爲秦所滅  
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間以韓爲何隨聲變爲何  
氏然不能詳所出也韓王之失國者名安此云  
建乃齊王之名鄧筆誤耳予後讀孫愐唐韻云  
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  
遂爲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容齋三筆卷第五



容齋三筆卷第五

